

五言叢書

弔

言

王思義 潘德莉 編著 春風文藝出版社



前 言

死，不是死者的痛苦，而是生者的不幸。真可谓“临丧疾而生悲，睹陈根而绝哭”。怀念死去的人，这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本书所辑选的作品，就是把表达这种情感所赋予的不同文体形式，名之曰“吊言”。《说文》释吊：“同终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驱禽。”这反映了早期人类最简单的葬葬仪式，用树枝厚厚地覆盖于尸体上，用以保护灵魂的“住所”不被禽兽所坏；同时也反映了对那些有劳武功绩之人的赞颂和怀念。无疑，它折射出原始宗教的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观念，而这也正是人类悼念死者的最早观念。

远古时代的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以风俗来调节氏族部落的内部关系；以男女婚媾繁衍后代。但是，人们相信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对天灾人祸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便以为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支配自己，相信有各种超人间的神灵在左右人生。因此，虔诚地崇拜神灵乃是远古时代各族人民的通例。起初信仰的是自然神

和万物有灵，进而崇拜图腾。图腾信仰中业已确认了图腾物与崇拜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卷三，页383，三联书店1962年版）。凡是信仰图腾的民族都认为他们所信奉的图腾为自己的祖先，如畲族认为盘瓠（犬）是自己的祖先；赫哲族信仰熊图腾，他们后来的祖先偶像为两个木制的披着熊皮的一男一女。以上说明，图腾已具有了祖先崇拜的因素。从原始宗教的演变来看，祖先崇拜也是灵魂崇拜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个灵魂与崇拜者往往是有骨肉关系或血缘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子孙后代，前者是后者的长辈。由于祖先是氏族或家庭的象征和保护神，所以要经常祭祀，并且有定期的祭祀大典。祖先崇拜虽然起源很早，但是祖先的偶像化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人类所供奉的祖先只是一种无形的灵魂，后来逐渐指向了在祖先住过的地方，在墓地，在家屋附近，其灵魂是能够游动的。因此，人死后必然出现了一系列的丧葬礼仪。它包括出殡时的告别祭典、送葬、处理尸体、陪送随葬品、营造墓室、供奉食物以及语言祷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祷告的内容，主要有：唱颂祖先开天辟地，狩猎种植的历史功绩；强调氏族或家族内部的团结，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祈求物质生产的丰富，人类自身生产的兴旺，即主祭人所念道的“血财都兴旺”，血指人的繁衍，财指物质财富。而后，对于祖先崇拜又逐渐推广到对战斗中有功的英雄、生产技术上有卓越贡献的人的崇拜。

可见，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的基本精神，是对死者功德

的颂扬和对生命的眷恋。发展到后来，就是普通人死后，亲友邻里对于亡者的哀悼、怀念，最深切、最珍贵的情感莫过于回顾死者的一生，表述其人的作为、贡献，以之缅怀，永远不忘；同时，也是给予亡友一个确切的评价，即所谓“盖棺定论”。古代的奠祭，现代的追悼会，主旨当均在此。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祖先祭祀中的祷告内容逐渐地以种种不同文体形式抒发出来，如哀祭文、碑志文、挽诗、挽联等等，形成了传统的丰富多彩的“吊言”文化。

哀祭文是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它又可以表现为诸多的形式，如祭文、诔文、哀辞、吊文等。祭文一般是在祭奠时宣读的，故其开头、结尾都有一个表现祭享的格式。祭文的语言，或用韵文，或用散体，基本是以运用韵文为常言。祭文偏重于对死者的追悼哀痛，多是作者为亡亲故友而作，虽也追忆生平、称颂死者，但感情色彩较浓，正所谓“祭奠之楷，宜恭且哀”（徐师曾《文体明辨·祭文》）。所以，祭文多带有抒情性。如本书辑选的《韩愈祭十二郎文》，一向是被后人认为是“千古绝调”的佳品。诔文与祭文一样，同属哀悼死者的文字，只是诔文在最初时有为死者定“谥号”的作用。关于“诔”的名称，古人多用“累”来解释，所谓“大夫之材，临表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文心雕龙·诔碑》）。本书辑选了现存较早的诔文，鲁哀公的《孔子诔》。诔文的特点是“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同上）。陆机《文赋》也说，“诔缠绵而凄怆”。后来诔文与定谥逐渐脱离，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文体明辨》说：“盖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

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为之”。哀辞，同样是用于对死者的哀悼。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哀辞者，诔之流也。”哀辞的特点是多用于身遭不幸而死或童稚夭殇者。所谓“或以有才而伤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寿。幼未成德，则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则悼如乎肤色。此哀辞之大略也。”（《文体明辨》）。所以在写作上，哀辞要“情生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文心雕龙·哀吊》），一般前面有序，记其生前才德、死因，后面用韵语，抒写对死者的惋惜、哀悼之情。吊文则偏重于凭吊之义。抚今思昔，借古人古事以咏怀，是祭吊古人一类文章的特点。当然在祭吊古人古迹的文章中，有时署“祭”，有时署“吊”，但其意在于凭吊，与祭文有着明显的区别，故古代在文体上另辟一类。本书辑选的《颜延之祭屈原文》、《陆机吊魏武帝文》以及《李华吊古战场文》，都属吊文之名篇。

碑志文，主要是指人死后用石碑刻上死者的姓名、事迹兼诉悼念、称颂之情。古时候落葬，棺柩是用绳索牵引，悬系入圹的。碑最初即是拴系绳索的木桩子。《礼记·檀弓下》载：“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轤軎，下棺以纤绕。”唐陆龟蒙在其《野庙碑》一文中曾写道：“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空，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可见，墓碑先前是木制的。“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文，而又易之以石……”吴讷《文章辨体、铭文》中有段文字，“秦刻铭于峰山之颠，此碑之所以也。”可见，第一块石碑当始于秦。汉朝以后，碑上多刻文字，以垂永

远。东汉时，立碑之风盛行，其文也自成一体，有文、有铭、有序。继而各朝推陈出新，墓碑的形状、放置的方式也出现了种种变化。属于墓志文的有墓志铭、神道碑、墓表等。墓志铭包括志、铭两部分。志多用散体记述死者姓氏、籍贯、生平等；铭则用韵语，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但在写法上，墓志铭有许多变体，如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的，也有铭文用散体的，还有在志、铭前加序的，称“墓志铭并序”。墓志铭一般刻于石、埋于地下。另外，大都是死者家属请能文之士代笔。一些著名作家写墓志铭独运匠心，寓于文采。如本书辑选的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就是名作。神道碑、墓表等与墓志铭的区别，主要在于置放的方式上的区别，墓志铭埋于地下，而神道碑、墓表等主要立于墓前或道旁。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行状”，虽然还不是墓志铭、神道碑、墓表等，但它却是它们的雏型形态。行状亦称“事状”、“行述”、“行略”、“事略”等。行状原是提供礼官为死者议定谥号或提供史官采择立传的。后来大量行状，多是为撰写碑志文提供参考，故本书也辑选了一篇：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

挽诗主要是附着于诗歌演变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哀悼文体，它更偏重于抒情。《诗经》中“颂”就是一种较早祭神祭祖时用的乐歌，以颂扬先祖先王的功德，其乐调也较“风”、“雅”为和缓。本诗辑选了《诗经》中的《周颂》和《商颂》两篇。其中《周颂》较早，约在西周初年；《商颂》一般认为春秋时宋国的作品。而后，又作为丧歌或挽歌的形式进一步得到发展。《晋书·礼志中》载：“汉魏故

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大丧歌有《薤露》、《蒿里》两章。据晋崔豹《古今注·音乐》，汉高祖时田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故用二章’”。……至汉武帝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后来演变为文人以五言或七律等形式，写作挽歌，以寄哀思，但不用歌唱。

挽联是由丧挽诗演变而来的哀悼文体。起初多以诗、词、歌等韵文体表示对死者哀悼之情，后渐形成一种用对仗的形式表达，故得名。相传在宋代已有写挽联之举。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赵元镇（鼎）丞相被谪朱雀，病亟，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后来写在长幅纸上挂奠堂之中，内容包括对死者的哀悼、颂扬等。

以上不同文体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数量繁多，是一份丰硕珍贵的遗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在这份文化遗产中，自然免不了有泥沙俱下的情况，这就需要去芜存菁、披沙拣金，使其透射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厚德载物、博大宽容的仁爱胸怀；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望；自强不息、有为进取的不懈精神；吃苦耐劳、朴实尚俭的生活态度；不为势力所趋的大丈夫气概；忧国忧民、拯救天下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无不充盈于作品的赞叹声中。既表现了对死者的悼念，又是对活着的人的激

励。

本书在编选中，较多地注意了那些哀悼亲人、思亲情感比较强烈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情真意切、哀祭双亲之情，更有一腔悲苦、白发送黑发之情，也有曲断悲生的结发之情，还有泣之以血的手足之情，等等。恐怕这些作品最能反映传统文化注重伦理道德的特色，进而也最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的“仁爱”精神。“仁爱”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不可否认，道德是有阶级性的，都是历史的产物，没有永恒的道德。尤其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忠、孝伦理道德规范，都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来塑造那些所谓“一生终始俱善”的“仁人君子”，来达到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道德除了阶级性外，还有其社会性一面，而且经过长期的沉淀还有其民族性的一面，成为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仁爱”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一朵永不凋零的花。

当然，在许多作品中，并不仅仅局限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等的人伦关系的仁爱情感，这种“仁爱”精神还衍射到社会各个层面。诸如情真意笃的朋友之情，真挚感人的师生之情，文人之间的钦羡之情，以及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感和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这些也是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刻意追求的方面。

本书所选作品，以古代为主，同时也兼收了一部分近现代的作品。由于考虑到本书的篇幅，还要注意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因此有些名家的名篇也只能忍痛割爱。在编写体例上，每篇正文前面介绍作者，说明作品的背景和写作动机，

并对内容列出扼要提示；注释部分，力求文字简捷明快，对难句增加句释，有的名物典故则详为考辨和说明。书中有较强的知识性和鉴赏性特点，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王思义

一九九二年三月 于沈阳陵西

目 录

前 言	王思义
哀 祭 文	1
柳下惠妻诔夫文	3
鲁哀公诔孔子文	5
贾谊弔屈原賦	7
祢衡弔张衡文	11
王粲弔夷齐文	14
曹植诔友王仲宣文	17
曹植行女哀辞	23
陆机弔魏武帝文序	25
陶渊明祭程氏妹文	30
颜延之祭屈原文	33
颜延之抒陶征士诔并序	35
唐太宗祭魏太祖文	43
李华弔古战场文	46

韩愈祭十二郎文	52
柳宗元弔屈原文	58
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	64
欧阳修祭资政范文公文	67
欧阳修祭石曼卿文	70
苏轼颍州祭欧阳文忠公文	73
李清照祭夫文	77
辛弃疾祭友陈同甫文	79
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	83
谢翱登西台恸哭记	86
王守仁墓旅文	92
归有光追念先妣文	96
刘大櫆祭左菴斋文	101
袁枚祭妹文	105
姚鼐祭师友朱竹君学士文	111
汪中经旧苑吊名妓马守真文序	113
徐自华祭秋瑾女士文并序	116
孙中山祭吴禄贞文	121
蔡元培悼夫人王昭文	124
黄兴祭宋教仁文	128
毛泽东祭母文	131
张学良祭父文	135
蒋介石祭孔文	139
墓志文	143

蔡邕撰范丹碑文	145
颜真卿作张志和碑铭	150
李华记鲁山县令元德秀墓碣铭	156
韩愈悼柳子厚墓志铭	162
范传正撰李白新墓志铭	170
元稹记杜子美墓系铭	178
殷仲撰窦建德碑文	186
欧阳修作泷冈阡表	190
张载哀弟墓志	198
王安石悼王逢原墓志铭	201
苏轼撰韩文公庙碑文	205
陈亮记弟子钱叔因墓碣铭	212
归有光悼忆婢女寒花葬志	213
北京尚、侍公祭海瑞碑文	220
张岱自为墓志铭	225
张溥五人墓碑记	233
方苞记陈馀虚墓志铭	237
彭绩悼亡妻龚氏圹铭	241
挽诗	243
祭祀汤王乐歌	245
祭祀武王乐歌	247
屈原国殇	249
潘岳悼亡诗	252
陶渊明自挽歌	255

沈约伤谢眺	257
江总哭鲁广达	259
唐太宗哭弔魏徵	261
王维哭友殷遥	263
李白哭晁卿衡	265
李益哭柏岩禅师	267
白居易哭元稹	269
戎昱哭黔中薛大夫	271
柳宗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273
李忱弔白居易	278
梅尧臣悼亡三首	280
赵佶挽明节皇后	282
元好问挽李屏山	284
赵孟頫吊岳鄂王墓	287
王冕悼止斋王先生	289
边贡谒文山祠	291
李贽哭妻黄宜人	293
黄宗羲悼张苍水	296
顾炎武哭陈子龙	299
吴嘉纪卖书祀母	303
计东哭弔岳父吴扶九	304
康熙挽大行皇后	306
乾隆谒孔林酌酒	308
敦诚挽曹雪芹	310
贝青乔悼陈化成	313

黄遵宪挽谭嗣同	315
康有为悼光緒皇帝	317
章炳麟狱中悼沈禹希	319
沈鹤应挽夫林旭	321
孙中山挽刘道一	323
陈三立哭次申	325
陈伯平吊陈天华	327
秋瑾吊吴樾	329
宋教仁哭铸山尽节黄花岗	334
柳亚子哭邹容	336
瞿秋白哭母	338
鲁迅哀范君爱农	340

挽 联

陈继儒临终自挽联	345
沈归愚挽桑茂甫	347
袁枚挽徐爽亭	348
梁山舟挽梁国治	349
纪昀挽刘统勋	350
纪昀挽子联	351
张仲甫哭子联	352
余秋室悼亡联	353
英煦斋挽王引之	354
汪宜秋女士挽女友	356
林则徐挽关天培	357

咸丰帝挽林则徐	359
谭嗣同之父哭子殉难联	361
熊希龄挽梁启超	362
唐才常挽谭嗣同	364
秋瑾挽母联	366
黄兴挽陈其美	367
何淡如挽冯如	369
小凤仙挽蔡锷	371
段祺瑞挽孔子后裔孔令贻	373
李大钊挽孙中山	375
毛泽东挽母联	377
挽李宗吾联	378

附挽联六十幅

哀 祭 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